海上记忆

杨富珍:敲锣打鼓走进曹杨新村

■ 本报记者 沈轶伦

苏联式的小楼房,房前屋后遍种绿树红花。一层住三户人家,墙壁雪雪白,地板刷了漆。一起来的工人们看到了,都惊呆了。

这是杨富珍生活中的荣誉时刻,也是上海这座城市给予工人的礼遇。1951年,位于普陀区的曹杨新村,正是新中国第一个工人新村。

杨富珍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1952年6月29日,手捧市政府颁发的居住证,在工友敲锣打鼓的欢送声中,她第一次来到曹杨新村。

举目望去,周边还是绿油油的农田。但在农田围绕的小区里,一幢幢簇新的楼房,如迎风的旗帜,闪烁着光彩。眼前的这一切,对来自曹家渡臭河浜边棚户区的她来说,不是花园洋房胜似花园洋房——苏联式的小楼房,房前屋后遍种绿树红花。一层住三户人家,墙壁雪雪白,地板刷了漆。一起来的工人们看到了,都惊呆了。

这是杨富珍生活中的荣誉时刻,也是上海这座城市给予工人的礼遇。1951年,位于普陀区的曹杨新村,正是新中国第一个工人新村。

杨富珍,1932年出生,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

金定根摄

▶杨富珍(左二)在工作中

▲1952年6月,上海各厂选定100多户先进工人家庭入住曹杨新村。

本报资料照片。俞创硕摄

棉纺厂里的童工

杨富珍很小没了父母,但所幸得到伯父伯母的疼爱。有人劝说伯父把女孩卖了换钱,被伯父一口回绝。为了替小富珍找个好出路,14岁那年,她在伯父的安排下,开始跟着在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上海第一纺织厂(前身为日资的内外棉株式会社第十三工场和棉纱布制造购入组合第四工场)的孃孃入厂干活。中纺一厂在长寿路,孃孃一家住在不远处的曹家渡臭水沟边的棚户区。"进六出六",每天早上,杨富珍和孃孃相伴一起到厂里工作,晚上精疲力尽后才能回小窝休息。

小小童工,虽然在织布机前手脚麻利,但总还是要被那摩温(工头)欺负。杨富珍忘不了每天下班时的耻辱:不管是大热天还是数九严寒,女工们下班时要在厂门口解开旗袍扣子,接受搜身。这是厂方防止女工夹带物品出门的手段,却也叫小富珍心中藏下了反抗的种子。

在一起工作的大姐姐们怜爱年纪尚小的杨富珍。有一次,杨富珍为了节省车钱,冒雨回家生了病。因为不敢误工,第二天还是勉强到了织布机前。看到她体力不支,工友大姐姐们在地上铺了麻袋,让杨富珍睡在下面,大家帮着把她那份工作做了。等那摩温走过来时,工友姐姐们又赶紧扶着杨富珍起身,以蒙混过关。

来自工友的温暖,让杨富珍活了下来。所以当工友姐姐请求杨富珍帮忙时,她也义不容辞。一位厂里的地下党工友姐姐让杨富珍帮忙当小交通员,分发进步传单。杨富珍不认字,但看到戴着眼镜或者有文化的人,就会上前分发。1949年初,在其中一位工友大姐的简陋的阁楼里,以筷子为旗杆,扎起红布为旗帜,跟着大姐逐字逐句念誓词,杨富珍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年,她16岁。

我们的工厂,我们的布匹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

这天下班,走过每日例行要抄身的大门时,工人们发现抄身的那摩温消失了。工厂大门洞开,马路上都是解放军。杨富珍又回到厂里,看到早就得到消息的地下党大姐姐组织了秧歌队开始跳舞,唱解放区的歌。

跟着大家,哼着新歌,一起游行,杨富珍随着工友们一路步行到外滩庆祝。上海的历史翻开新一页,工人们也迎来了春天,中纺一厂更名为国营上海第一棉纺织厂,即国棉一厂。

虽然和以前一样每天上工、下班,但工人翻身做主人,不再受到欺侮,而且如今是为"我们的工厂"织"我们的布匹",这份转变,让杨富珍干劲十足。在厂里,她是熟练的布机挡车工、生产先进,她打棉纱结头又小、又快、又牢。后来,她又被评为工会组长、劳动模范。她开始在夜校里学习识字,了解时政。1951年,我国颁布按照年份命名的"五一"织布工作法,杨富珍是创造者和实践者之一。也就是在这一年,陈毅市长宣布,建造曹杨新村。

离开臭河浜

此时正是上海解放初期,正值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尽管财力紧张,资金短缺,市人民政府还是设法筹建住宅,成立上海市工人住宅建设委员会,于1951年派工作组来区调查劳动人民的居住情况,选址建造工人新村,作为解决沪西地区工人居住问题的开端。

普陀区志资料显示:曹杨新村于1951年9月初动工,1952年5月建成砖木结构2层楼房(1962年全部加为3层)48幢167个单元、32366平方米,可容纳1002户居民。因地处曹杨路附近,定名曹杨新村,此第一期工程为曹杨一村。房屋建筑美观实用,3户合用灶间,每层有2只抽水马桶,楼上为木质地板。

在兴建曹杨一村的同时,市政府又确定再建造一批新工房。全市共2000个住宅单元,每单元可住10户,称"二万户型"住宅。结构式样比曹杨一村住宅简易,单体设计用五开间2层立柱式砖木结构,楼上木质地板,厨房5户合用。厕所设于底层,10户合用。大户4户,每户居住面积20.4平方米;小户6户,每户15.3平方米。1952年,普陀区境内兴建的"二万户型"住宅有曹杨二村至六村400单元、4000户,甘泉一村至三村400单元、4000户。

从兴建曹杨新村开始,区境内许多工厂都纷纷提出申请,要求为职工建房。五四二厂、上海铁路系统、华东纺织管理局率先多处征地建造住宅。上世纪50年代,区境地域3次扩大,从原来的2.65平方公里扩展到18.62平方公里,为住宅建设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继曹杨、甘泉新村后,1953年兴建宜川新村,随后又建造石泉、棉纺、铁路、金沙、永定、同泰等新村及顺义村。上世纪50年代后期,建成普陀新村、师大二村、光新一村至三村和桃浦新村。1960年又兴建武宁新村及武宁、桃浦一条街。

离开臭河浜,杨富珍和伯父伯母入住曹杨新村其中一幢的二楼一间屋子。一时间,她的家成为各级领导、外宾、工友们络绎不绝来参观的示范点。伯父伯母包揽下一切家务,让杨富珍放心工作。有时邻居弄出声响有些吵闹,伯母还会去挨家挨户打招呼:"富珍做夜班回来,麻烦你们哦。"

"心贴布,布贴心"

全身心投入工作的杨富珍坦言,至今完全不会下厨,也不会料理家务。她所在的纺织班组从1953年起连续43年保持模范集体称号,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命名为"杨富珍小组"。从1956年起,她两次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还在赴京期间,受邀和周恩来、邓颖超一起吃饭。

杨富珍记得,那顿饭,桌上共有一荤一素一汤,杨富珍唯恐自己吃相难看,把每样饭菜都吃剩留了一点。抬头一看,总理却是把碗内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还把汤也喝光了。于是杨富珍这才把自己面前饭菜一扫而光。

14岁的清晨,和孃孃一起离开臭水浜边的棚户区,去厂里上工时,杨富珍何尝设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在总理家里做客?

16岁的冬天,穿过工人集聚的破旧住宅区域,登上工友姐姐家的阁楼宣誓入党时,杨富珍又何尝设想过,有一天,这座城市会为工人们建造住宅。

如今,曹杨新村已经68岁,当年欢送杨富珍入住的健在工友们,都已经是九旬老人。而杨富珍搬进去时看到新种的小树苗,今已亭亭如盖矣。

腌笃鲜

普陀区的老棚户区

近代以来,随着工业发展,大批苏北、安徽、山东等地的劳动人民来沪谋生,因无处栖身,就在工厂附近的荒地、废墟、垃圾场上及吴淞江两岸和其他河沟旁搭建草屋、芦棚居住,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棚户区。朱家湾、潭子湾、潘家湾、药水弄一带尤为集中,成为全市闻名的"三湾一弄"棚户区。

药水弄位于吴淞江小沙渡西南,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英商将制造三酸的江苏药水厂迁至境内,遂称药水弄。二三十年代中,大批从苏北等地流入的破产农民在南、中、西部及低洼的浜塘两岸搭建棚户居住,抗日战争初期,闸北、虹口一带大批难民纷纷迁入弄内,从而居民倍增,地域日益扩大,成为全市较大的棚户区之一,至上海解放前夕,住有3000多户、近1.5万人。住宅除少数为砖瓦平房外,大部分是草棚、简屋及矮小的"滚地龙"。所谓"滚地龙",就是把几根毛竹片弯成弓形,插入地里作架子,盖上芦席搭成窝棚,没有窗,挂个草帘当门,矮得要弯腰才能进出。弄内没有水电设施,没有下水道,到处是垃圾、臭水坑,病疫时常发生,居住条件极差。

潭子湾与潘家湾东邻闸北,与公共租界仅吴淞江一水之隔。20世纪初期,陆续兴建一批工厂,由于水陆交通方便,居民渐增。抗日战争时期,曾遭侵华日军轰炸,不少民房毁于炮火。后来陆续添建,住房密集,间有许多里弄、小街巷,形成范围较大的2个棚户简屋区。

朱家湾位于潭子湾以西,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沪西工业发展,来此定居的劳动人民,在中山北路两侧搭建许多棚户简屋,形成大片集居点。朱家湾前浜的一条街坊(今光新路南段)逐渐成为兴盛的集市。上世纪40年代中,其周围又出现平民后村、福新里、民主里、南北王家宅、太浜巷、江淮村等棚户居民点,统称为朱家湾地区。这一带也成为全市较大的棚户区之一。

另外在沙洪浜、林家港、陆家宅后村及大洋桥一带亦先后形成新的棚户区,沪杭铁路和中山北路两侧更是连成一片。1944年真如车站扩大后,周围也出现许多棚户。抗日战争前后,朱家湾一带的虬江两岸,有些从苏北高邮、兴化、泰兴等地摇着木船来沪谋生的船民,搭建棚屋栖身。不少已破损的艘艒船(一种以芦席作篷的小木船)被拖上岸继续住人,有的几代人蜷缩在前后舱内。

1946年后,区境内沿吴淞江的造币厂桥、信大里、潘家湾支路河岸两侧,有从事地货等经营的船民小贩,在此搭建"水上阁楼",即一半埋在岸边,另一半靠毛竹支撑,悬空架在水面上的棚屋,仅这一带就有346户,每逢大雨,浜内污水泛滥浸入屋内,插在浜里的毛竹经浸蚀腐烂下陷,常使阁楼向浜内倾斜,乃至倒入浜中。

(摘自《普陀区志》)

优秀党员、市级劳模为您服务
★装饰装修设计施工三级资质
云安装潢
专精中小户型的设计与施工
给新上海人一个温馨的家
不花一分钱
设计方案、详细报价拿回家
服务热线
400-021-2956
特别推出新居装修
60m² 4.88万元 | 88m² 6.18万元 | 128m² 8.28万元
详情请点击 www.shyunan.com.cn
※总部:浦东新区东方路1381号蓝村大厦22楼B座 电话:50897001 508980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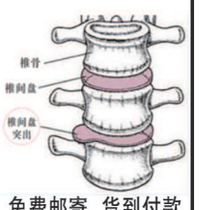
宝山/静安	徐汇/闵行	普陀/嘉定	浦东/金桥	杨浦/虹口/黄浦	静安/长宁
共和新路5308弄92号5楼E座(近好美家建材超市) 56033286	古美路35号303室(近莲花路) 34228046	曹安公路1558号412室(轻纺市场隔壁) 69186409	长岛路1201弄25号(近台儿庄路) 68953429	大连路791号(周家嘴路口) 65356973	定西路1016号19层E座(近昭化路) 62263856

"腰部疼痛"有良方

近年来,因腰部疼痛到医院就诊的人非常多,大多数患者腰部既没有扭伤的经历,也没有摔伤的经历,CT、磁共振检查显示,大多是各种形式的腰椎退变引起的,椎间盘、椎管、韧带是常见的临床表现部位。患者主诉较多的常常是腰疼,坐骨神经疼,腿脚麻木胀痛,走不了远路等等。

仙草活骨膏TM远红外腰椎贴,针对此类问题研制而成,通过局部贴敷,体表施治,改善局部微循环,辅助治疗腰椎退变引起的疼痛。

厂家提示:请去指定药店购买,谨防假冒;病史较长、病情严重的患者在专业人员指导下使用更有利于康复。



免费邮寄 货到付款

禁忌内容或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注册证编号:豫械注准20182090635,生产单位:郑州寸草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豫医械广审(文)第2018120609号 广告

年初特惠:7盒送2盒,10盒送4盒,20盒送12盒!
咨询热线:021-51093071;51875619
上海专卖店:黄浦区武胜路479号(近人民广场)

集美学村的先生们

陈满意 著

李鸿梁:李叔同的弟子

(上)

李鸿梁(1895—1972),善绘画、音乐。字孝友,浙江绍兴人,15岁进入绍兴中学堂求学,当时鲁迅是该校的学监。后考入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与丰子恺、潘天寿、刘质平等同为李叔同(弘一法师)的高足,李叔同称他是"最像我的学生"。李鸿梁与弘一法师的师生情谊之笃,非同一般。毕业之时,李叔同因李鸿梁性情刚直,锋芒太露,曾亲书"圆通"两字相赠。还介绍毕业不久的李鸿梁前往南京高等师范替他代课。相关资料显示,后来李鸿梁又由李叔同推介到无锡、上海师范专科学校、集美学校等处任艺术教师。

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大慈寺剃度出家后,李鸿梁即去该寺拜谒老师,师生欢叙之余,弘一法师再书"老实念佛"四字相赠,题款是"戊午六月六日 演音"。六月六日适为大势至菩萨之圣诞,也是法师落发的那一天。可见,弘一法师对李鸿梁的厚爱之深。

在他的记忆中,李叔同在杭州两级师范任教以后,像是变了一个人,忽然变为一个很严肃的教师了。灰布长衫,黑布短褂,平底鞋,先后判若两人。在学校里很少见他的面,即使在同事房间里好像也很少走动,教员休息室里也不常去。到上课时,总是夹了书本去上课,下课直接回到房间。走路很迅速,不左右顾盼。冬天衣服穿得很少,床上被子也很薄,严冬并不生火。李叔同告诉他说,自己的身体不适宜多穿衣服,烤火更是有害。李鸿梁想,这可能就是李叔同晚年喜住在闽南的原因。而他也像老师一样,晚间多盖一点,就很容易伤风。

李鸿梁说,李叔同初到校时,在上课前,已经能把多数学生的姓名叫得出来。令同学们都很惊奇,后来经过研究,才知道李叔同早已把大家的学籍簿拿去仔细地默认过了。每次上美术史时,李叔同总是预先把各时代的名家代表作,搜集起来,附记在纸条上,在桌上堆了一大堆。在1912年学校里还没有教学进度表之类的说法,但是李叔同在每学期开学以前,早把本学期所教的内容和顺序详细编定,预告给同学们。

起初李叔同是教他们西洋画和美术史的,后来经同学们的再三要求才兼任音乐。在第一次上音乐课时,发了一张问题表,问大家学过音乐几年,想学到怎样程度,等等。他能按照同学们的程度,渐渐地高深起来,即使大家平时有什么疑难的曲节去问他,他总能立刻把指法弹给同学们看。而且李叔同弹琴十分严格,无论附点、切分音、休止符、强弱等都非常注意,非常准确。同学们每周"还"新曲的时候,结果使他满意的,他就在本子上写一个"佳""尚佳""尚可"等字样。否则,他立刻起身,用天津腔的上海话对你说:"曼好,曼好,不过狄葛浪好像有点勿大里对(蛮好,蛮好,不过这里还有点不大对。编者注)",或说"还可以慢一点,狄葛浪(这里。编者注)还要延长一点"等等。这时候,你不必啰嗦,啰嗦也没有用,他决不再讲第二句话,你还是赶快退出来,继续练习,到下一周和新曲子一同再弹给他听。所以同学们对他都非常敬畏。

李叔同差不多每星期六必去上海一趟,星期日下午回校,从来不请假。他爱吃糖果和水果,每次从上海来,一定带点心来。他也常常写条子来叫李鸿梁去吃。有一天也是星期日晚上,专门服侍李叔同的工友闻玉递给李鸿梁一张条子。李鸿梁以为李叔同又叫他去吃点心了,但这天他因为陪几个朋友,喝了一点酒,有点不好意思去。于是问同学:"我的脸红不红?""还好!"这个"还"字总有点不大妥当。但是李叔同的命令,又不得不去。他踌躇了一下,只得硬着头皮去,等走到李叔同的房门口,迟疑了一会,才鼓起勇气抬起手轻轻地敲了一下,李叔同在房间说:"进来!"李鸿梁小心翼翼地推开了门,轻轻地挨了进去。李叔同正在书架旁,好像在找什么书,见了李鸿梁,就问:"你没有什么事吗?给我整理一下画好吗?"说完就领着李鸿梁到隔壁一间平时写字的房间里,指着一只已经打开的木箱说:"这是从上海新运来的,你给我整理一下。"并且关照李鸿梁说有几张画要拣出来的。李鸿梁发现里面是去了木框的一卷一卷的油画,都是李叔同自己的作品。在这些画中间,发现多张是同一模特儿的。后来据夏丏尊说,模特就是李叔同的日本妻子,李鸿梁的日籍师母。这批画后来在李叔同将要出家时,都赠送给北京国立美术学校了。李鸿梁得了一张15号的画,画的是以大海为背景的一个扶杖老人,意态有点像米勒的《晚祷》,不过色彩比较淡静,调子也比较柔和。

李叔同每天都练字,有时还让李鸿梁帮忙盖图章,当时李叔同还带领他们订造了两条船,船竣工的那天,为了庆贺,众人相约在西湖上聚餐,下午还举行了划船比赛。结束时,夏丏尊走下船的瞬间,由于立脚不稳,扑通一声掉进西湖里,李叔同抓住了夏丏尊的一只脚想拖他上来,可是由于夏丏尊的身体太重,而船又太小,众人心有余而力不足,李叔同最终还是选择放手,夏丏尊掉进西湖里。结果,夏丏尊的皮袍子进水了,浑身湿漉漉的,一块金表也掉进水里,再也没有找回来。

有一次,李鸿梁从图画教室里出来,随便高声地直呼其名问:"李叔同到哪里去了?"哪知李叔同立刻从教室隔壁的小房间里走了出来,李鸿梁在他还没有露出全身以前,已经从扶梯上连滚带跳地逃了下来。但他却听到李叔同仍很自然地问:"什么事?"然而此时的李鸿梁已汗透小衫了。那时不知道哪根神经错乱,失了常态!他说,后来想起来总觉得脸孔热辣辣的。

(二十四) 连 载